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五

河渠志

漳河
河北諸水

滹沱河
岷江

御河

塘梁緣邊諸水

漳河源於西山由磁洺州南入冀州新河鎮與胡盧河合流其後變徙入於大河神宗熙寧三年詔程昉同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相視四年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

六十里帝因與大臣論財用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曰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為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勞民先王所謹然以佚道使民雖勞不可不勉會京東河北大風三月詔曰風變異常當安靜以應天災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中書格詔不下尋有旨權令罷役程昉憤恚遂請休退朝

廷令以都水丞領淤田事於河上五月御史劉摯言昉等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物料本不預脩官私應急勞費百倍逼人夫夜役踐蹂田苗發掘墳墓殘壞桑柘不知其數愁怨之聲流播道路而昉等妄奏民間樂於工役河北廂軍剗刷都盡而昉等仍乞於洺州調急夫又欲令役兵不分番次其急切擾攘至於如此乞重行貶竄以謝疲民中丞楊繪亦以為言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後卒開之五年工畢昉與大理寺丞李宜之知洺州

黃秉推恩有差七年六月知冀州王慶民言州有小漳河向為黃河北流所壅今河已東乞開濬詔外都水監相度而已

漳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漳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為患甚大諸司累

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為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版橋至四五月

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于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

攔堤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夫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

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輟減差夫而築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四年命昉為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八年昉與劉璿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掃開濬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

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九年秋昉奏畢功中書欲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按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

後來漲落不定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濬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僅謂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

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于北京自北京和顧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十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堤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

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堤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湏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

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樵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側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功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

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滄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牖之地纔及堤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歷八年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牖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

臣恐墊溺之禍不特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堤堰新口存新牖而勿治庶可以銷於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元豐五年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

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或湮沒哲宗紹聖三年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始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徽宗崇寧元年冬詔侯臨同北外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

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樁木

塘濼緣邊諸水所聚因以限遼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

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淺深
屯田司季中工部其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
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為一水衡廣
一百二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
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
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一十里縱三
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
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

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
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
砦合糧料淀迴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
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
丹南牧以霸州信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安軍西北雄
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
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
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

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淦至保州合齊女淦勞淦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為塘衡廣三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尚泉為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憇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

河若滹沱胡盧永濟等河皆匯于塘天聖以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在契丹來云無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契丹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

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岐而朝廷以契丹出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從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

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帝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侍禁劉

宗言又奏請種木於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
丹也後劉平去真定懷敏猶領屯田司塘泊益廣至吞
沒民田蕩溺邱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免水患者
懷敏奏立法依盜決堤防律景祐二年懷敏知雄州又
請立木為水則以限益縮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
屯田司言欲於石塚口導永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
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
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歷二年三

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四月庚辰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遼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陂何為者哉一葦可抗投簫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帝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可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

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遼騎也帝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是歲劉宗言知順安軍上言屯田司濬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契丹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

敏密奏曰前轉運使沈邈開七汲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之嘉祐中御史中丞韓絳言宣祖已上本籍保州懷敏廣塘水侵皇朝遠祖墳近聞詔旨以錢二百千賜本宗使易葬此虧薄國體尤甚物論駭歎願請州縣屏水患而已知雄州趙滋言屯田司當徐

河間築堤斷水塘堤具存可覆視也宜開水竇六十尺
修石限以節之咸可其奏八年河北提點刑獄張問言
視八州軍塘出土為堤以畜西山之水涉夏河溢而民
田無患亦施行焉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復汾州西河灤
灤舊在城東圍四十里歲旱以溉民田雨以瀦水又有
蒲魚菱芡之利可給貧民前轉運使王沿廢為田人不
以為便至是知雜御史劉述請復之是歲又遣程昉諭
邊臣營治諸灤以備守禦五年東頭供奉官趙忠政言

界河以南至滄州凡三百里夏秋可徒涉遇冬則冰合無異平地請自滄州東接海西抵西山植榆柳桑棗數年之間可限契丹然後施力耕種益出租賦以助邊儲詔程昉察視利害以聞六年五月帝與王安石論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周官亦有掌同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他日樞密院官言程昉放濬沱水大懼填淤塘灤失險固之利安石謂濬沱舊入邊吳淀新入洪城淀均塘灤

也何昔不言而今言乎蓋安石方主昉等故其論如此
六年十二月癸酉命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閻士良
專興修樸椿口增灌東塘淀灤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
灤為黃河所注其後河改而灤塞程昉嘗請開琵琶灣
引河水而功不成至是士良請堰水絕御河引西塘水
灌之故有是命七年六月丁丑河北沿邊安撫司上制
置沿邊浚陂塘築堤道條式圖請付邊郡屯田司又言
於沿邊軍城植柳蒔麻以備邊用並從之九年六月高

陽關言信安乾寧塘灤昨因不收獨流決口至今乾涸
於是命河北東西路分遣監司視廣狹淺深具圖本上
十年正月甲子詔比修築河北破缺塘堤收匱水勢其
信安軍等處因塘水減涸退出田土已召人耕佃者復
取之元豐三年詔諭邊臣曰比者契丹出沒不常不可
全恃信約以為萬世之安況河朔地勢坦平略無險阻
殆非前世之比惟是塘水實為礙塞卿等當體朕意協
力增修自非地勢高仰人力所不可施者皆在滋廣用

謹邊防蓋功利近在目前而不為良可惜也六年十二月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言定州界西自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瀦水設險詔以引水灌田陂為名哲宗元祐中大臣欲回河東流者皆以北流壞塘灤為言事見前篇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曰瀦水為塘以備汎濫留屯營田以實塞下國家設官置吏專總其事州縣習玩歲久墮壞其令屯田司循祖宗以來塘堤故迹修治之毋得增益生事大抵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

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舟故指為險固之地其後淤澱
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自是堤
防壞矣

河北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太宗太平
興國六年正月遣八作使郝守濬分行河道抵于遼境
者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
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
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

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未嘗敢由此路入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

淳化二年從河北轉運使請自深州新砦鎮開新河導胡盧河分為一派凡二百里抵常山以通漕運胡盧河源於西山始自冀州新河鎮入深州武彊縣與滹沱河合流其後變徙入大河至神宗熙寧中內侍程昉請開決引水入新河故道詔本路遣官按視永靜軍判官林仲東光縣令張言舉言新河地形高仰恐害民田昉言地勢最順宜無不便仍復遣劉璿李直躬考實而璿等卒如昉言仲等坐貶官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

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
軍廩且為備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
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官閻承翰殿直張從古同制置
河北緣邊屯田事仍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屯田判官其
所經畫悉如懋奏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
姜女廟東決鮑河水北入閻臺淀又自靜戎之東引北
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而南又壅使北流而
東入于雄州五年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復請自靜戎

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軍又自順安軍之西引入威
虜軍置水陸營田於渠側濟等言役成可以達糧漕隔
遼騎帝許之獨鹽臺淀稍高恐決引非便不從其議因
詔莫州部署石普并護其役踰年功畢帝曰普引軍壁
馬村以西開鑿深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壕溝悉如
此則遼人倉卒難馳突而易追襲矣其年河北轉運使
耿望開鎮州常山鎮南河水入汶河至趙州有詔褒之
三月西京左藏庫使舒知白請於泥姑海口章口復置

海作務造舟令民入海捕魚因偵平州機事異日王師
征討亦可由此進兵以分敵勢先是置船務以近海之
民與遼人往還遼人嘗泛舟直入千乘縣亦疑有鄉導
之者故廢務至是令轉運使條上利害既而以為非便
罷之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
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
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
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

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八月詔滄州乾寧軍謹視斗
門水口壅潮水入御河東塘堰以廣溉廕四年五月知
雄州李允則決渠為水田帝以渠接界河罷之因下詔
曰頃修國好聽其盟約不欲生事姑務息民自今邊城
止可修葺城壕其餘河道不得輒有濬治大中祥符七
年四月涇原都鈐轄曹瑋言渭北有古池連帶山麓今
濬為渠令民導以溉田六月知永興軍陳堯咨導龍首
渠入城民庶便之並詔嘉獎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

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偽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遼騎而已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陝西轉運使王博文等言準敕相度開治解州安邑縣至白家場永豐渠行舟運鹽經久不至勞民按此渠自後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黃河以運鹽故號永豐渠周齊之間渠遂廢絕隋大業中都水監

姚暹決堰濬渠自陝郊西入解縣民賴其利及唐末至五代亂離迄今湮沒水甚淺涸舟楫不行詔三司相度以聞神宗即位志在富國故以劭農為先熙寧元年六月詔諸路監司比歲所在陂塘湮沒瀕江圩埤浸壞沃壤不得耕宜訪其可興者勸民興之具所增田畝稅賦以聞二年十月權三司使吳充言前宜城令朱紘治平間修復木渠不費公家束薪斗粟而民樂趨之渠成溉田六千餘頃數邑蒙其利詔遷紘大理寺丞知北陽縣

或云紘之木渠繞山度溪以行水數勤民而終無功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元無陂塘圩埤堤堰溝洫而可以創修或水利可及衆而爲人所擅有或田去河港不遠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縣有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導及陂塘堰埭可以取水灌溉若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上之有司其土田迫大川數經

水害或地勢汙下雨潦所鍾要在修築圩埧隄防之類以障水滂或疏導溝洫畝澮以泄積水縣不能辦州為遣官事關數州具奏取旨民修水利許貸常平錢穀給用初條例司奏遣劉夔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至是以條約頒焉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為不耕之地

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為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都水監或以為非三年三月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水沮壞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為都水監今每事稟於沈立張鞏何能辦集七月帝聞淤田多浸民田稼屋宇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說

者為妄八月叔獻汲並權都水監丞提舉沿汴淤田九月戊申遣殿中丞陳世修乘驛經度陳潁州八丈溝故迹初世修言陳州項城縣界蔡河東岸有八丈溝或斷或續迤邐東去由潁及壽綿亘三百五十餘里乞因其故道量加濬治興復大江次河射虎流龍百尺等陂塘導水行溝中棊布灌溉俾數百里復為稻田則其利百倍繪圖來上帝意向之王安石曰世修言引水事即可試八大溝新河則不然昔鄧艾不賴蔡河漕運故能并

水東下大興水田厥後既分水以注蔡河又有新修牖以限之與昔不同惟無所用水即水可并而溝可復矣故先命世修相度四年三月帝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是月帝以慶州軍亂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行免役作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於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麪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盱食

大臣宜於此時共圖消弭乃合為浮議歸咎淤田保甲
了不相關此非待至明而後察也十月前知襄州光祿
卿史炤言開修古渾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
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
水利墾開荒梗毋增稅五年二月侯叔獻等言人願買
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已分赤淤花淤等及定其直各有
差仍於次年起稅若願增錢者不以投狀先後給之五
月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

引端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剡河去疏土築為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閏七月程昉奏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為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湏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

利提舉京西常平陳世修乞於唐州引淮水入東西邵渠灌注九子等十五陂溉田二百里提舉陝西常平沈披乞復京兆府武功縣古迹六門堰於石渠南二百步傍為土洞以木為門回改河流溉田三百四十里大抵迂闊少效披坐前為兩浙提舉開常州五瀉堰不當法寺論之至是降一官十一月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乃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王安石請捐常平息錢助民興

作帝曰縱用內帑錢亦何惜也六年三月程昉言得共城縣舊河槽若疏導入三渡河可灌西垆稻田從之五月詔諸創置水碓碾確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命贊善大夫蔡朦修永興軍白渠八月程昉欲引水淤漳旁地王安石以為長利湏及冬乃可經畫九月丙辰賜侯叔獻楊汲府界淤田各十頃十月命叔獻理提點刑獄資序周良孺與升一任皆賞淤田之勞也陽武縣民邢晏等三百六十四戶言田沙鹹瘠薄乞淤溉候淤深一

尺計畝輸錢以助興修詔與淤溉勿輸錢十二月河北
提舉常平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言昉帝以問
安石安石請令昉宗師及京東轉運司各差官同考實
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四千餘頃於是進呈宗師
疏至言昉奏百姓乞淤田實未嘗乞帝曰此小失何罪
但不知淤田何如爾安石曰今檢到好田萬頃又淤田
四千餘頃陛下以為不知臣實未喻帝曰昉修漳河漳
河歲決修漳汭又無下尾安石力為辨說已而宗師與

昉皆放罪他日帝論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安石右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吏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邱等縣淤田清

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樞密院奏淤田役兵多死每一指揮僅存軍員數人下提點司密究其事提點司言死事者數不及三釐七年正月程昉言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增灌塘泊并深州開引滹沱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滹沱河下尾六月金州西城縣民葛德出私財修長樂堰引水灌溉鄉戶土田授本州司士參軍八月甲戌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九月又詔籍所興水利

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十一月壬寅知諫院鄧閏甫言淤田司引河水於酸棗陽武縣田已役夫四五十萬後以地下難淤而止相度官吏初不審議妄興夫役乞加絀罰詔開封劾元檢計按覆官丁未同知諫院范百祿言向者都水監丞王孝先獻議於同州朝邑縣界畝黃河淤安昌等處鹹地及放河水而鹹地高原不能及乃灌注朝邑縣長豐鄉永豐等十社千九百戶秋苗田三百六十餘頃詔

蜀被水戶夏稅是歲知耀州闔充國募流民治漆水堤
八年正月程昉言開滹沱胡盧河直河淤田等部役官
吏勞績別為三等乞推恩從之三月庚戌發京東常平
米募饑民修水利四月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礮山
漲水甚濁乞開四斗門引以淤田權罷漕運再旬從之
深州靜安令任廸乞俟來年刈麥畢全放滹沱胡盧兩
河又引永靜軍雙陵口河水淤溉南北岸田二萬七千
餘頃河北安撫副使沈披請治保州東南沿邊陸地為

水田皆從之閏四月丁未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
請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道
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砦導渭河至軍溉田詔民
憲經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五月乙酉
右班殿直幹當修內司楊瑛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
稻乞於陳留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
塘用碎甃築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從
之七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韓宗厚引水溉田二千七

百餘頃遷光祿寺丞太原府草澤史守一修晉祠水利
溉田六百餘頃八月知河中府陸經奏管下淤官私田
約二千餘頃下司農覆實九月癸未提舉出賣解鹽張
景溫言陳留等八縣鹹地可引黃汴河水淤溉詔次年
差夫十二月癸丑侯叔獻言劉瑾相度淮南合興修水
利僅十萬餘頃皆並運河乞候開河畢工以水利司錢
募民修築圩垸九年八月程師孟言河東多土山高下
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衆水合流濁如黃河礮山水俗

謂之天河水可以淤田絳州正平縣南董村旁有馬壁
谷水嘗誘民置地開渠淤瘠田五百餘頃其餘州縣有
天河水及泉源處亦開渠築堰凡九州二十六縣新舊
之田皆為沃壤嘉祐五年畢功續成水利圖經二卷迨
今十七年矣聞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收穀五七斗
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今臣權領都水淤
田竊見累歲淤京東西鹹鹵之地盡成膏腴為利極大
尚慮河東猶有荒瘠之田可引大河淤溉者於是遣都

水監丞耿琬淤河東路田十年六月師孟琬引河水淤京東西沿汴田九千餘頃七月前權提點開封府界劉淑奏淤田八千七百餘頃三人皆減磨勘年以賞之九月入內內侍省都知張茂則言河北東西路夏秋霖雨諸河決溢占壓民田詔委官開畝元豐元年二月都大提舉淤田司言京東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差使臣管幹許之四月詔闢廢田興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埤之類民力不給者許貸常平錢穀六月京東路

體量安撫黃廉言梁山張澤兩灤十數年來淤澱每歲
汎浸近城民田乞自張澤灤下流濬至濱州可泄壅滯
從之十二月壬申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
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
而為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為潤膩二年導洛通汴六
月罷沿汴淤田司十二月辛酉置提舉定州路水利司
二年知維州楊采開白浪河哲宗元祐以後朝廷方務
邊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二月甲辰詔瀕河州縣積水

占田在任官能為民溝畝疏導退出良田百頃至千頃
以上者遞賞之功利大者取特旨四年六月乙丑知陳
州胡宗愈言奉州地勢卑下秋夏之間許蔡汝鄧西京
及開封諸處大雨則諸河之水並由陳州沙河蔡河同
入潁河不能容受故境內瀦為陂澤今沙河合入潁河
處有古八丈溝可以開濬分決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
潁壽界直入于淮則沙河之水雖甚汹涌不能壅遏詔
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赦書略曰熙寧元

豐中諸路專置提舉官兼領農田水利應民田堤防灌
溉之利莫不修舉近多因循廢弛慮歲久日更隳壞命
典者以時檢舉推行崇寧二年三月宰臣蔡京言熙寧
初修水土之政元祐例多廢弛紹復先烈當在今日如
荒閑可耕瘠鹵可腴陸可為水水可為陸陂塘可修灌
溉可復積潦可洩圩垸可興許民具陳利害或官為借
貸或自備功力或從官辦集如能興修依格酬獎事功
顯著優與推恩從之三年十月臣僚言元豐官制水之

政令詳立法之意非徒為穿塞開導修舉目前而已凡天下水利皆在所掌在今尤急者如浙右積水比連震澤未有歸宿此最宜講明而未之及者也願推廣元豐修明水政條具以聞從之

岷江水發源處古導江今為永康軍漢史所謂秦蜀守李冰始鑿離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今陽山江大皂江皆為沫水入于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可畏之患自鑿離堆以分其勢

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至瀘州以合
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而耕桑之利
溥矣皂江支流迤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
外應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于懷安之金堂
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濛陽而達于
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溉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溫
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紀
其大者十有四自外應而分曰保堂曰倉門自三石洞

曰將軍橋曰灌田曰雒源自馬騎曰石址曰豉甌曰道
溪曰東穴曰投龍曰北曰樽下曰玉徙而石渠之水則
自離堆別而東與上下馬騎乾溪合凡為堰九曰李光
曰膺村曰百丈曰石門曰廣濟曰顏上曰弱水曰濟曰
導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
故道以竹籠石為大隄凡七壘如象鼻狀以捍之離堆
之趾舊鑿石為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
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于江歲作侍郎

堰必以竹為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復湍暴沙石填委多成灘磧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濬治謂之穿淘元祐間差憲臣提舉守臣提督通判提轄縣各置籍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至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政和四年又因臣僚之請檢計修作不能如式以致決壞者罰亦如之大觀二年七月詔曰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

早然歲計修堰之費數調於民工作之人並緣為姦濱江之民困於騷動自今如敢妄有檢計大為工費所剝坐贓論入已準自盜法許人告興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後經靖康之亂民力不足夏月暴水衝損堰身紹興二十二年利州東路帥臣楊庚奏謂若全資水戶修理農忙之時恐致重困欲過夏月於見屯將兵內差不入隊人併力修治庶幾便民從之興元府山

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
史炤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
凋疎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
前諸軍統制吳玘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濬大
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迹並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
褒城田二十三萬餘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四川宣撫
王炎表稱玘宣力最多詔書褒美焉

宋史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河渠志第四十九

河渠六 東南諸水上

開寶間議征江南詔用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發和州
丁夫及鄉兵凡數萬人鑿橫江渠於歷陽令符督其役
渠成以通漕運而軍用無缺八年知瓊州李易上言州

南五里有度靈塘開修渠堰溉水田三百餘頃居民賴之初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沈溺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每行使之天禧元年知昇州丁謂言城北有後湖往時歲旱水竭給為民田凡七十六頃出租錢數百萬陰溉之利遂廢令欲改田除租迹舊制復治岸畔疎為塘陂以畜水使負郭無旱歲廣植蒲芡養魚鼈縱貧民漁采又明州請免濠

池及慈溪鄞縣陂湖年課許民射利詔並從之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煩於剝卸民力罷于牽挽官私船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數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祇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便四年淮南勸農使王貫之導海州石閘堰水入漣水軍漑

民田知定遠縣江澤知江陰軍崔立率民修廢塘濬古
港以灌高仰之地並賜詔獎焉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
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
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
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也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
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牖而不用及因濬
河隳敗古涇函石牖石碓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
瞻等貶降有差六年五月杭州於潛縣令邾亶言蘇州

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十一月命亶興修水利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兩浙工役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堤防川瀆埋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

兩浙水利九年正月壬午劉瑾言揚州江都縣古鹽河
高郵縣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
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宿
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興置欲令
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按從之元豐五年九月淮南監司
言舒州近城有大澤出蕩山注北門外比者暴雨水漂居
民知州楊希元築捍水堤千一百五十丈置洩水斗門
二遂免淫潦入城之患並璽書獎諭六年正月戊辰開

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通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于此百里

問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
取淮為源不置堰牕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
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
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
興役今既不用牕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
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
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
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

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刷堤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是年將作監主簿李湜言鼎澧等州宜開溝洫置斗門以便民田詔措置以聞七年十月濬真楚運河哲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洲犇牛皆置牐是歲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

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
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
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
水之利取給于江潮潮水淤河泛濫閘閘三年一濬為
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
井民獲其利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
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
由是水手牛驢棒戶盤剥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

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堤上下置牕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礮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蒲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四年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

言呂城牐當宜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脊至而力不給許量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牐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三年二月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置提舉淮浙澳牘司官一員掌杭州至揚州瓜州澳牘凡常潤杭秀揚州新舊等牘通治之崇寧二年初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計工二百二十二萬七千有奇為緡錢糧斛十八萬三千六百乞置幹當官十員朝廷下兩浙監司詳議監司以為可行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

江遇潮沙淤澱隨即開淘若他役者以違制論確與監
司往往被賞人以為濫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
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明年三月
詔曰昨二浙水災委官調夫開江而總領無法役人暴
露飲食失所疾病死亡者衆水仍為害未嘗究實按罪
反蒙推賞何以厭塞百姓怨咨乃下本路提刑司體量
提刑司言開濬吳松青龍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
十二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

今未退於是元相度官轉運副使劉何等皆坐貶降四年正月以倉部員外郎沈延嗣提舉開修青草洞庭直河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徧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八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

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為之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開江之議復興矣十一月詔曰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按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圩岸以聞于是復詔陳仲方為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積水二年八月詔常

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司督責濬治三年兩浙監司
言承詔案古迹導積水今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牘
其餘浦牘溝港運河之類以次增修若田被水圍勸民
自行修治章下工部工部謂今所具三江或非禹迹又
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泄水遂命諸司再相度以聞四
年八月臣僚言有司以練湖賜茅山道觀緣潤州田多
高仰及運渠夾岡水淺易涸賴湖以濟請別用天荒江
漲沙田賜之仍令提舉常平官考求前人規畫修築從

之十月戶部言乞如兩浙常平司奏專委守令籍古瀦水之地立堤防之限俾公私毋得侵占凡民田不近水者略倣周官遂人稻人溝防之制使合衆力而為之詔可政和元年知陳州霍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邱入項城以達于淮從之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剏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湖租賦已而升蘇州為平江府潤州為鎮江府二

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臣昨守杭州聞錢塘江自元豐六年泛溢之後潮汛往來率無寧歲而比年水勢稍改自海門過赭山即回薄巖門白石一帶北岸壞民田及鹽亭監地東西三十餘里南北二十餘里江東距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趣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皆潰于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亟修築之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請開

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運河
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之患
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至萬
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
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
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鑄等相度措置六年閏正月知
杭州李偃言湯村巖門白石等處並錢塘江通大海日
受兩潮漸至侵嚙乞依六和寺岸用石砌疊乃命劉既

濟修治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濬治是年詔曰聞平江三十六浦內自昔置牕隨潮啟閉歲久堙塞致積水為患其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導歸江海依舊置牕於是發運副使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秀之華亭縣欲並循古法盡去諸堰各置小斗門常州鎮江府望亭鎮仍舊置牕

八月詔戶曹趙霖相度役興而兩浙擾甚七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成搔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重和元年二月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堤岸舊有斗門水牯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六月詔兩浙霖雨積水多浸民田平江尤甚由未濬港浦故也其復以趙霖為提舉常平措置救護民田振恤人戶毋令流移失所八月詔加霖直祕閣宣和元年二月臣僚言江淮

荆漢間荒瘠彌望率古人一畝十鍾之地其堤閘水門
溝澮之跡猶存近絳州民呂平等詣御史臺訴乞開濬
熙寧舊渠以廣浸灌願加稅一等則是近世陂池之利
且廢矣何暇復古哉願詔常平官有興修水利功効明
白者亟以名聞特與褒除以勵能者從之八月提舉專
功措置水利農田所奏濬西諸縣各有陂湖溝港涇浜
湖澤自來蓄水灌溉及通舟楫望令打量官按其地名
丈尺四至並鑄之石從之三月趙霖坐增修水利不當

降兩官六月詔曰趙霖興修水利能募被水艱食之民
凡役工二百七十八萬二千四百有奇開一江一港四
浦五十八瀆已見成績進直徽猷閣仍復所降兩官宣
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伯措置三
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
綱到京官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
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
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

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
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
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
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
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
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
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
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八月

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司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

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捄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州真泰三河所分于牐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

云三年二月詔越之鑑湖明之廣德湖自措置為田下
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常賦又多為權勢所占兩州被
害民以流徙宜令陳亨伯究實如租稅過重卽裁為中
制應妨下流灌溉者並弛以予民五年三月詔呂城至
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漕專委王
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呂淙措置車水通濟舟
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
措置常潤運河又詔東南六路諸牘啟閉有時比聞綱

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啟版走泄河水妨
滯網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
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司提舉等官同
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
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
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
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
害檢計工料以聞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

上流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拆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拆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拆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漂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靖康元年三月丁卯臣僚言東南瀕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歷代皆有陂湖蓄水祥符慶歷間

民始盜陂湖為田後復田為湖近年以來復廢為田雨
則澇旱則涸民久承佃所收租稅無計可脫悉歸御前
帑漕司之常賦有虧民之失業無算可乞盡括東南廢
湖為田者復以為湖庶幾凋瘵之民稍復故業詔相度
利害聞奏八月辛丑戶部言命官在任興修農田水利
依元豐賞格千頃以上該第一等轉一官下至百頃皆
等第酬獎紹聖亦如之緣政和續附常平格千頃增立
轉兩官減磨勘三年實為太優詔依元豐紹聖舊格

宋史卷九十六